

■ 说文谈往

鲁迅在上海先后居住过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和大陆新村，它们共同见证了鲁迅在上海工作战斗的岁月，也“贮存”了鲁迅与许广平的近10年生活时光，以及49岁成为父亲之后鲁迅与周海婴的点点滴滴……

1927年10月3日，鲁迅偕同许广平自广州乘船抵达上海后，先是在爱多亚路长耕里(今延安东路158弄)共和旅馆下榻了五天，随后在其三弟周建人的帮助下，住进了那时的闸北东横浜路景云里。

景云里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房子，当时同在景云里的文化人士除了周建人之外，还有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的沈雁冰和叶圣陶等。1930年5月，鲁迅因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等社会活动，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通缉，又不堪后弄律师奚亚夫之子的反复滋扰，不得不迁往北四川路194号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3号北川公寓)。

拉摩斯公寓是一幢坐南朝北、有四个门楼的四层大楼，属于钢筋混凝土公寓楼房。鲁迅住的是A栋三楼四室。在这里，鲁迅帮助过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翻译其自作的《中国小说史略》；秘密会见过从鄂豫皖根据地来沪治伤的红军将领陈赓；并两次掩护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及夫人杨之华；1932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陈云曾来此接应瞿秋白夫妇安全转移。1931年1月20日，柔石、殷夫等“左联”作家被捕。1932年1月30日，淞沪会战突然爆发，鲁迅先后两次携家人外出避难多日。此后，出于安全等多方面考虑，鲁迅不得不再次搬家，迁往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

大陆新村初建于1931年“九一八”前后，由当时的私营大陆银行信托部投资建设，前后共有6排，为砖木结构新式里弄住宅，1932年春竣工。1933年4月11日，鲁迅携许广平及儿子周海婴迁入大陆新村9号，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此逝世。租住约三年半时间，这里也成为鲁迅生前在上海最后的寓所。

这栋房子不算大，占地面积80.42平方米，建筑面积222.72平方米。但它坐北朝南，处于当时租界与华界相交的“越界筑路”地带，街道颇为幽静，聚集了较多的中高水准的住宅，比临街的拉摩斯公寓要安宁许多，且冬日也阳光充足，为鲁迅创作、生活以及养护周海婴都提供了较为良好的环境。

推开黑色的铁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方不过六平方米的小小天井，鲁迅曾在此种植过夹竹桃、石榴、紫荆还有桃花。穿过天井里的水泥通道，踏上台阶，即可进入底楼的客厅。通过嵌有压花玻璃的白色屏门，客厅后半部分是餐室，餐室再往里，经过一个更小的天井便是厨房。

故居建筑布局由前后两段组成，前段底层为起居室、餐室，二层、三层为卧室、客房和储藏室；后段又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双跑扶梯，另一部分为后天井和附屋。附屋底层为厨房，二层为大卫生间，三层为亭子间。建筑墙体为机制红砖，墙面有水刷石饰面，屋顶是坡顶。整个建筑功能布局完善，隔热、保温、防水性能均佳，适合上海气候。

沿着木板楼梯而上来到二楼，先经过的是后



上海鲁迅故居

间杂物储藏室，存放着鲁迅的修书工具、药品药剂等。由储藏室向前，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进门靠东墙是一张黑铁床，床顶罩着许广平亲手缝制的竹帘绣花帐顶。床的南头放着一个书橱。房间西墙从南到北排列着镜台、藤椅、茶几和大衣橱。当然，最吸引后来者视线的是南面一排六扇窗门以及窗下的书桌，窗玻璃上贴着彩色透明花



纸，即使不开窗，光线也足够明亮，还不会让稿纸被风吹乱。临窗放的书桌是鲁迅使用了多年的，上面放着一方有盖的小砚台，一锭胡文出品的“亦政堂墨”。边上还有鲁迅爱用的“金不换”毛笔插在一

只瓷龟上，这瓷龟原是插花座，鲁迅利用它背上的圆孔插笔。桌面上还有一盏带玻璃罩的台灯，这是冯雪峰为了鲁迅写作方便赠送的。台灯前是瞿秋白夫人杨之华送的雕有北极熊的玉石镇纸。

三楼的格局与二楼相仿，先是一间面积不大，只能看到天空和晒台的小间，简单地放置着一桌一椅一床，以及书橱。就在这个清静隐蔽的地方，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接纳过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走过这个小小的“客房”，三楼向南的前间，是鲁迅爱子周海婴和他的保姆许妈的寝室。它是这栋楼里最明亮最宽敞的一间，室内陈设简洁，除了桌椅和一张五尺大床，还有少许藤制家具。

在大陆新村9号的三年多时间里，鲁迅先后创作与编选了历史小说《故事新编》和《伪自由

书》《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等七本杂文集；翻译了《表》《死魂灵》《俄罗斯童话》等四本外国文学作品；编辑出版了《木刻纪程》《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中外版画；编校出版了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上下卷)。在这栋三层的小楼里，他接待过许多革命战友、进步青年和国际友人，大众熟知的就有瞿秋白、杨之华、冯雪峰、茅盾、胡风、曹靖华、萧红、萧军、史沫特莱、内山完造等。

1936年春，鲁迅患气喘病，病体孱弱。6月又开始发烧不断，病情起伏，体重最低时才37.8千克。然而即便如此，他依旧坚持伏案执笔奋战，为亡友瞿秋白编辑、校对、装帧译文集；抱病写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表示拥护并无条件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勉力撰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对先师章太炎作全面、公正的评价。最后因病情剧变，《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未能写完。1936年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鲁迅在二楼卧室内的黑色铁床上与世长辞，走完了他光辉战斗的一生。

作为鲁迅生前最后的寓所，大陆新村9号早在1951年就恢复原状，与紧邻的10号，共同组成上海鲁迅纪念馆对外正式开放，展示鲁迅故居亦陈列鲁迅生平与遗物，也因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全国第一家人物类纪念馆。上海鲁迅故居不仅是“鲁迅在上海”的浓缩的历史空间，也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发端，因而它的意义无可替代。

(节选自郑亚《海上华痕——一个人的博物馆叙事》，上海辞书出版社，2022年)

■ 遗产记游

诗意的栖居

——记中国传统村落海上桥村

赵俊杰

海上桥村位于河南巩义义峪镇，距巩义城区5公里，地处豫西浅山丘陵区，境内山峦起伏，平均海拔270米，整体地貌东高西低，村民多沿山而居。据村内古碑记载，这里河谷中有一翻花泉，人称“海眼”，终年不涸，泉水聚于河谷池中，水色碧绿，河谷上方搭一便桥，供人们南北种田过往，因而得名“海上桥”。

2016年海上桥村传统民居被认定为河南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海上桥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0年被评为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2021年海上桥村村庄规划被河南省自然资源厅评为“河南省优秀村庄规划案例”。

海上桥村传统民居建筑群由住宅、祠堂、庙宇等构成，这里的建筑古朴典雅、恢弘壮美，建筑和装饰工艺堪称豫西清代建筑的典型。村落北高南低，低岭向南成梯形状，东西长500米，南北宽400多米，总面积20余万平方米。村中大小院落50余处，窑洞100多孔，集古楼、古屋、古路、古渠、古碑、古井、古韵于一体，文化底蕴丰厚。村里沿着四通八达的石子小道铺设着下水道，建筑群四周筑有高高的土寨墙，为研究清代建筑提供了极好的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建筑史学价值。

在海上桥村清代传统民居建筑群中，目前尚有二十余座布局规范、保存完好的院落，民居形式以传统的硬山式建筑以及豫西典型的窑洞建筑为主。村落建筑独树一帜，在外形上综合了北方四合院的风貌，色调古朴、庄重大气；在结构上以青砖灰瓦、靠山窑洞为主；在布局上一进、两进、三进为主，结合楼院、偏房跨院；在装饰上以

砖雕、木雕、石雕为主，雕饰精美。村内巷道用石子铺设，老井不时传来吱呀的绞水声，这些古朴生动的元素点缀在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中，别具韵味。

海上桥村是豫西传统村落的典型代表，其“背山而屏”的格局十分清晰，具有不可替代的建筑价值和环境要素特色。作为传统人居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活样本”，海上桥村在古村落环境学、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价值十分宝贵。村落整体布局严谨，内部肌理清晰，功能分布合理，反映了中国传统古村规划建设集体智慧。海上桥村街巷空间层次分明，不同于平原村落相对规整严谨的建设规划，村落地处北高南低的盆地之中，东、西、北三方皆为高峻土岭，民居多依地势而建，错落有致。古时岭上修有寨墙、寨门，村民居于寨内，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一座城堡式建筑群。

海上桥村是一处以王姓族人聚居为主的乡土聚落。从古至今近三百年来，王氏家族人才辈出，留存匾额甚多，诸如“乐善好施”“武魁”“居仁有义”“德披闾里”“刚方端严”“木妙丹溪”“着手生春”等匾额楹联多达上百。这些匾额，既彰显出王氏家族的良好家风，又为海上桥村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使得族群的思想、道德、文化得以延续。多年来村民自觉保护，原有古建筑大部分仍有人居住，保存十分完好，古井、古路等基础设施仍能正常使用，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各家族自编续家谱，记载了村落发展变化的历史。

据《巩义史话》记载，早在一百多年前，巩



海上桥村俯瞰图

县的中医学就起源于海上桥。新中国成立前，海上桥本村创办的私塾非常有名；新中国成立后，村委干部和热心村民积极建设学校，改善孩子们的上学条件，立在学校中的建校纪念碑就是见证。这里也是著名教育家王广亚故里。王广亚先生情系教育事业，用毕生积蓄回乡办学，彰显了王氏家族的优秀家风。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海上桥村明清古建筑群的原貌保存、古建筑修缮、环境整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制订《巩义市大峪沟镇海上桥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2016—2030》《大峪沟镇总体规划2018—2035》《巩义市大峪沟镇海上桥社区空间发展及详细规划》等相关规划，逐年加大财政投入，将设立保护机构、划定保护范围等工作逐一落实。近年来，当地政府与甲级资质的古建修复公司合作，按照“修旧如旧、活化赋能”的原则，对王广亚旧居等20座传统院落进行保护修缮，在保持整个村落传统风貌的同时，于公共空间融入现代设计的简约灵动和中国古典园林曲径通幽的意境。

近十年来，海上桥村以其独特魅力吸引了许多画家和美术学子，成为清华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29所院校的写生实践基地，每年到村里写生的绘画学习者、爱好者达上万人。借助这一优势，海上桥村打造了书画装裱产业和书画交易、研学活动的平台，推进写生艺术村建设。此



修复后的海上桥村

外，还积极开展研学教育，引入金石传拓、书画装裱、河洛剪纸、巩县窑陶瓷烧制、砖雕、木雕等非遗项目，建立拓印馆、陶瓷馆、文溯书院等非遗工作室，让学生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弘扬中原地区的悠久历史与传统文化。

据大峪沟镇主任科员王晓辉介绍，海上桥村每年都会开展“红色文艺轻骑兵”“快乐星期天”等主题活动，利用元旦、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及读书月举办文艺表演、文体活动、趣味游戏、经典诵读等各类文化娱乐活动，以健康的文化活动占领文化阵地，丰富大众文化生活。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轮回，海上桥村景致不同。随着越来越多的项目入驻，海上桥村的体验也更加多元。在古朴典雅的文溯书院里，游客可以读书、体验古建筑模型组装，工作人员会给大家讲解古建筑的相关知识。一品斋面向社会提供金石传拓和字画装裱服务；唐三彩陶瓷馆设有瓷器展览和制陶体验活动。与此同时，村里还盘活部分传统民居，发展民宿和餐饮，海上桥茶餐厅菜品推陈出新，一年四季都有时令菜单；矮游露营地建在海上桥村建成了乡野星空营地，将海上桥村的风景要素与活动主题串联，春夏有田园美育、农事体验，秋冬有果蔬采摘、古村寻宝等体验活动。

■ 书评

啜草坡头卧夕阳

《文博情缘·文化遗产的研究与探索》读后 李笠清



收到刘国斌先生新著《文博情缘·文化遗产的研究与探索》，翻开扉页，洋洋大观，129篇文章，100余幅图片，几乎贯穿了作者三十五年来辛勤耕耘于文博沃土的人生历程。近400页30万字的篇幅，大气的装帧设计，加上54幅书画作品营造出的艺术意境，让人顿感朴实厚重。翻阅散发着淡淡墨香的书页，浏览图文并茂的内容，仿佛看到一片金黄的稻田边，一头老牛在夕阳下悠闲食草的画面，不禁联想起北宋诗人孔平仲的七绝《不熟》：“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啜草坡头卧夕阳。”

自1985年从海军某部退役进入武汉博物馆筹建处起，刘国斌已在武汉市文博系统工作了三十多年。从韶华青年步入中年，从一名文博新人成长为文博研究员，从一个基层工作者成长为武汉市晴川阁管理处武汉大禹文化博物馆馆长，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踏实而稳重。

《文博情缘》集聚了刘国斌三十余年来工作及艺术成果，分为“理论篇”“文物篇”“社教篇”“宣传篇”“艺术篇”五个部分。

“理论篇”遴选的29篇论文来自作者数十年来的著述，其中大部分发表在各级报纸杂志上，内容涵盖博物馆发展建设、展览、教育、文旅融合以及大禹文化研究与保护各个方面。“文物篇”介绍武汉市各家博物馆、纪念馆各个时期推出及引进的文物精品展览，原汁原味，言简意赅。社会教育一直是博物馆的重要工作之一，“社教篇”从作者多年来发表在各家媒体的数百篇新闻通讯中精选而出，呈现了武汉市文博领域社会教育蓬勃发展的时代面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宣传篇”包括武汉市文博界历年来的热点聚焦、文物逸史、人物采写，其中仅在中央、省市电视台等媒体播出、刊发的新闻稿就有近50篇，不仅助力了武汉市文博事业的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武汉文博系统在国内文博领域的知名度。难能可贵的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刘国斌潜心书画艺术，创作的书画作品被多家博物馆、纪念馆收藏，有的还作为礼品赠送给韩国驻汉领事等外国友人。“艺术篇”遴选了作者部分有代表性的书画作品，翰墨丹青，赏心悦目，无不充满美好的艺术旨趣。

《慎子·知忠》曰：“庙廊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正是在长期工作实践中的点滴积累、厚积薄发，才有了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成果。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它是我数十年从事文博工作研究与实践的结晶。”阅读《文博情缘》，体验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的文博之旅，诚如斯言！

(刘国斌《文博情缘·文化遗产的研究与探索》，文物出版社，2022年)

马石山十勇士的遗物

张琇杰

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马石山十勇士”位列其中。在胶东革命纪念馆展出的革命文物中，有一件烈士的皮带，正是当年马石山战斗的勇士们留下的遗物，见证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1942年11月，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飞抵烟台，指挥日军1.5万人伙同伪军5000余人，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实行规模空前的“拉网合围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胶东八路军主力和党政军机关，扑灭胶东人民的抗日烈火。

11月21日，两万多名伪军从莱阳、栖霞、福山、海阳等地一起出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使用“梳篦”战术，白天密集平推，无山不搜，无村不梳，连荒庵野寺也不放过；夜晚宿营山野，每隔三五步就点燃一堆篝火，在各交通要道上铁丝网，形成数道封锁线，防止我方突围。敌人狂妄声称，“只要进入合围圈，天上飞的小鸟要挨三枪，地上跑的兔子要戳三刀。”

11月23日晨，日伪军合围马石山区，数千群众困在包围圈内。马石山主峰海拔467.4米，山势蜿蜒险峻，岭长谷深，面积约20平方公里。望着山下密密麻麻的敌人，乡亲们非常恐慌。忽然，大家发现一支八路军的小部队赶来了。他们是胶东军区五旅十三团七连二排六班的9名战士，几天前赴东海军分区执行任务，完成任务后归队，路过马石山，途中某部机枪手赵亭茂也加入他们，一共10名战士。战士们见有几千群众被困，主动决定留下来，“我们是人民军队，如今

人民群众有难，咱们绝不能见死不救，要掩护乡亲们突围！”

群众看到八路军，争相诉说周围的情况。共产党员、班长王殿元登上一块岩石，挥动胳膊大声喊道：“乡亲们，别害怕！咱们地熟、路熟，肯定能突出去。等天黑了，我们带大家一起突围。”

夜幕降临，敌人在山下燃起一处处火堆。根据各种迹象判断，日军的包围圈明天就要“收网”了，那将是一场残酷的大屠杀。今晚无论如何要带着群众突围出去！王殿元和战友们经过认真观察，仔细研究好突围方案后，便按计划分头行动。

午夜时分，站岗的日伪军又困又乏，突围的时机到了。王殿元带领全班战士，把乡亲们分为两队，顺着山沟两侧快速向前移动。快接近沟口时，王殿元率领三名战士分别登上两侧山脊，向沟口的两个火堆摸去，利索地干掉敌哨兵，扑灭火堆，把敌人的包围圈撕开一个口子。第一批几百名群众迅速冲出沟口，突出包围圈。十名战士却在沟边止住了脚步，因为山上还有很多乡亲没有冲出来，他们在班长王殿元带领下又向马石山奔去。

王殿元把战士们分成三个组，两个组继续收拢散在各处的乡亲，组织他们尽快到突破口突围，他自己带领一组负责打开通路。很快第二批数百名群众在战士们和地方干部的组织下，悄悄走出沟底，消失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

东方刚刚发白，敌人的流动哨发现了缺口，立刻鸣枪示警。听到枪声，正在收拢群众的战士迅速靠过来。王殿元命令赵亭茂用机枪火力吸引



马石山烈士的皮带

敌人，自己率领几名战士向沟口的敌人冲过去。双方混战肉搏之际，机枪手赵亭茂催促道，“乡亲们，快跑！”惊慌的人群赶紧向外跑去，第三批好几百名群众又冲出了包围圈。不一会儿，战士们杀退敌军，一名战士壮烈牺牲，王殿元、王文礼等人受了伤。六班的战士们往返突击敌人的包围圈三次，将一千多名群众安全地送了出去。

天快亮时，战士们终于找到了马石山西南侧山沟里的最后一批老乡，绝境中的群众喜出望外。一个战士喊道，“乡亲们，快跟我们冲出去！”老乡们紧紧跟在战士们后面向沟口外面走去。走出山沟不远，突然遭遇十多名日军。王殿元大喊一声：“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9名战士举起亮闪闪的刺刀扑向敌群，展开殊死搏斗。一番激战后，日军被全歼，六班战士牺牲三人，又一批乡亲们趁机冲出了包围圈。勇士们并没有就此突围，而是再次返回营救乡亲。

当战士们第四次冲入包围圈时，天已大亮，敌人的增援也赶到了。马石山周围的枪声越来越密，日军的大扫荡到了第一阶段收网的时候，勇士们知道，这次可能突围不出去了。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马石山建立阵地，拖住日军的收网时间，让乡亲们有更多的机会突围。为吸引敌人，王殿元等6人一路边打边走，登上了马石山主峰。

马石山主峰易守难攻。24日上午，战士们依托一道石墙和几处天然岩石，打退了敌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的多次进攻，坚守了整整一个上午。子弹打光了，他们将枪支砸毁，用石块作为武器